

E-mail: zwbwscz@126.com



67659999

核心提示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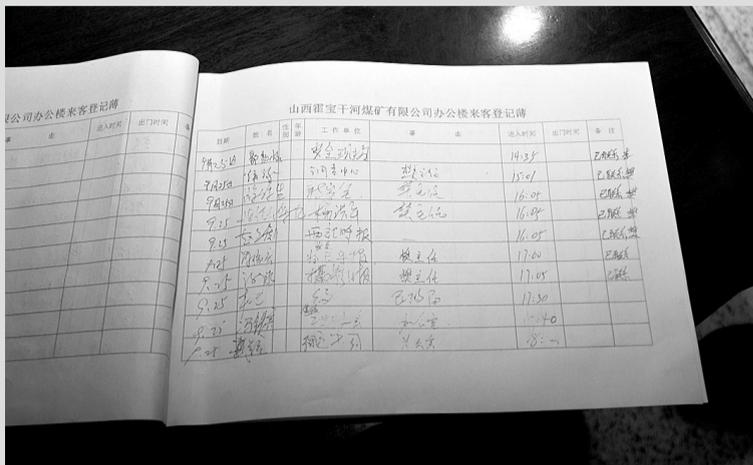
因不懈地揭发真假记者在山西洪洞县煤矿领取“封口费”，42岁的老记者戴晓军名动天下。在官方相关部门正在彻查黑幕时，戴晓军承受着之前从未想到过的苦痛。他每天会接到十几个恐吓电话，担心9岁的儿子路遇不测；他因揭发报社“同事”遭冷遇，面临下岗危机……“我只要真相！”11月3日，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，戴晓军大声说。

晚报记者 牛亚皓

本报独家对话“封口费”揭发者



戴晓军



戴晓军抓拍的“封口费”登记簿

面对恐吓：“让我‘封口’，我将一辈子都找不到快感”

记者：打通你的电话不容易。

戴晓军：这几天很多莫名其妙的电话打过来，我一接，对方就喊：“姓戴的，你小心点！”我来不及回话，那边就狠狠挂断了，这是恐吓。我两部手机都被打爆了，他们居然找到了我家的固定电话，成天打，一天平均十几个，弄得我寝食难安，原本安宁的家庭生活现在一团糟。我儿子刚满9岁，上小学四年级，现在我每天准点接送他上学放学，怕路上遭到不测。我现在面临的压力之大，你很难想象。但媒体同行的电话让我感到温暖，是关注也是精神支持，我要站直了面对现实。

记者：恐吓电话来自何处？

戴晓军：我猜是来自煤矿和被揭露及尚未被查处的假记者。

记者：后悔吗？家人能理解吗？

戴晓军：我今年42岁，只做了这么一件事，既然已经选择，就顾不上其他后果了。现在妻子在家里常常发牢骚，但她在大的原则上是支持我的。我父亲过世早，母亲患有癌症，近来精神状况很不好，她听说了我的事情，摸着我的脸流眼泪，说：“孩子，我了解你，按你的想法做吧，但一定要注意安全。”其实当初揭发“封口费”黑幕之时我就应该想到会出现这么大的痛楚，但如果让我“封口”，我将一辈子都找不到快感。

记者：快感？

戴晓军：我是生在1966年苦难年代里的一匹马，但我的体内有驴的基因，很犟，从小性格就是这样，看不惯的我就要揭露，不然我睡不着觉。

穿越惊险：“如果被发现有曝光，就算矿主不打死我，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”

记者：“封口费”之事是你第一次遇到吗？

戴晓军：绝对第一次。9月25日下午3时多，我接到山西一个资深记者的电话，说他本在平遥参加一个会议，突然接到村民爆料，洪洞县的山西霍宝干河煤矿有很多记者排队领“封口费”。平遥离洪洞很近，他准备去看看，但没有带相机，问我能不能拿着相机赶紧去。我一想是得去，但我没车啊。于是我就想到了我的博友“直播山西”（是个普通网友，他胆小，不让我透露他的名字），他有车，于是就一块儿去了。当天晚上近7时到了煤矿门前，天上下着小雨，黑漆漆的。

记者：其实你也可以领“封口费”。

戴晓军：我做不到。到了煤矿办公楼大厅，我也在来客登记簿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，这才得以上楼去，看见三楼楼道里记者排着队在那儿领钱，办公室围着一堆人在数钱，哗啦啦的钞票，看见这种情景，我第一个反应就是要拍下来，但怕出生命危险，我提前布置逃跑计划，对“直播山西”说：“我拍

了之后冲下楼，你将车门提前打开，我一钻进车，你就赶紧开车跑，如果我被抓住，你别管我，只要相机扔车上，你就快跑，照片高于我的生命。”如此商量好，我就冲上去，对着排队的人群猛按快门，楼道里、办公室、登记簿、停在门口的车，共拍了九张照片。一顿猛拍，由于光线昏暗，我还用了闪光灯。

记者：闪光灯？矿上和那些领钱的人没注意到你吗？

戴晓军：注意了，但我给他们反应的时间只有一秒（相机连拍），他们扭头发愣的瞬间，我已经夺门而出。按照我在部队当兵的经验，撤也决不能原路返回太原，要反方向行，所以就掉头朝临汾方向跑，跑了有十几公里，我们躲进一个小村子，观望了20多分钟，发现没人追过来，才向村民打听偏僻小道，绕到了太原高速口。当天晚上10时多回到太原。

记者：整个拍摄过程很惊险？

戴晓军：拍照片和逃跑时我一直后背发凉。如果被发现有曝光，就算矿主不打死我，那些假记者也会打死我。

发狠揭露：“他们删得快，我发得也快，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”

记者：揭露“封口费”的证据终于有了？

戴晓军：是啊，我用镜头记录了黑暗的一幕，回到太原激动得一夜未眠，整理照片存入电脑，并将所见所闻写成稿子。心想这件事必须得干，稿子也必须得发。这件事发生在山西，但全国都有，那些假记者像黄宏小品里的超生游击队一般，哪里有矿就往哪里跑。有一次，假记者敲诈矿主，由于索要“封口费”越来越多，矿主难以承担竟然报了警。他们常年从事这种职业，给整个媒体行业造成恶劣影响，让真记者蒙受不白之冤。我是记者，多年来深有感触，现在出去采访，别人对记者真假持怀疑态度，令我心碎。所以我一定要揭发。

记者：想揭发，但稿子能不能发还是个问题吧？

戴晓军：嗯，经过反复思考，我决定发到网上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就和博友“直播山西”同时将所见所闻发到了我们经常玩的直播客网站，刚开始还没多大影响，但这个网站上的网友都注意了，纷纷留言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有一个博友打来电话嘲笑我：“戴晓军，你是不是也收了矿上的封口费了？”吓了我一大跳。赶快打开

网站，发现稿子被统统删除。我气愤地给直播客网站打电话，编辑赵女士接了我的电话，支支吾吾，难以对答。我就要求与网站负责人对话，负责人竟说是因为来自“上面”的压力，所以不得不删。我问“上面”是什么部门？他避而不答。没办法呀，我只好重新再发，没想到不到两个小时，又被删除，这一下就激怒了我。

从这之后，我和“直播山西”天天坐在家往全国各地的网站、论坛发帖，只要是能够注册的，全都注册发帖揭露黑幕，他们删得快，我发得也快，让他们删到手软也删不及。就这样，帖子像雪片一样在网络上飞来飞去，网友们争相评论，很快掀起一场巨大的风浪。

记者：没人知道发帖者是你吗？

戴晓军：刚开始还不知道，但后来由于再次被激怒，我都是实名注册，公开叫板。被激怒的原因是有网站“面临压力”居然冒充是作者，要求别的网站删除文章和照片。我到现在也没搞清楚网站为什么要这样，怀疑是煤矿花了巨资删稿子。为此，我只好实名发帖说自己的言论以照片为证据，愿意承担一切责任和后果。当时没来得及多想，我只想真相，打击黑暗与谎言。



停在领取“封口费”现场门外的车

四十岁的坚守：“我希望社会能更纯净、更公正”

记者：但报复很快就来了，有人怀疑你是没有拿到“封口费”进行报复，甚至有文章说你借机敲诈勒索煤矿董事长10万元未果，所以发疯揭露。

戴晓军：报复是因为我捅到了他们的痛处。山西省政府刚刚发出公告称，首先煤矿董事长承认没见过我，也没听说过我，“拍片子也没见着”，没找过他要钱。他们是报复也是恶搞，想把这件事搞浑。我有证据，不和他们斗嘴。现在我在等待官方最终的调查结果，还我清白。

记者：你的这次揭露，揭出了你的同事、你的单位，却也有人说你得到了单位的巨额奖励，是这样吗？

戴晓军：不错，我拍下的四张登记表上赫然写着“西部时报，赵某某”。但我与此人并不认识，我所在的山西记者站也没这个人。如果他是报社总部的，按照惯例，总部的人来山西采访，是要告知山西记者站的，但没人告知。奇怪的是，对此人的真伪，报社一直不表态。这件事的前前后后，报社总部没有人给我打过电话，一个也没有。这种态度下，报社更不会给我丝毫奖励。山西记者站属报社下属机构，站长很同情我，也很为我着急。但我感觉到，我在这里干不长了。

记者：有人说你也是一个假记者。

戴晓军：这纯属造谣。我承认我在山西记者站不是记者身份，而是通讯员，但我在《西部时报》一直发稿子，而且都是有关山西省委省政府的重要会议与活动，比如报道奥运火炬手，这一点山西省委宣传部已经证实。我在报纸上发表稿子，有时署名通讯员，有时署名记者，对此我也搞不明白。

记者：以后有什么打算？

戴晓军：所谓四十不惑，如今我已42岁，仍然有很多疑惑。一方面，我个人生活清贫，对生活别无所求，只想安定。另一方面，我和别人又不同，性格犟而独立，且有理想主义色彩。现在我还精力想以后生活应该怎么办，但不改变的是，希望社会能更纯净、更公正，黑幕不揭，我死不瞑目。



领取“封口费”现场

本版图片均由戴晓军提供